

# 《红楼梦》中的神秘芒种

张良皋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有一段故事：

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，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。尚古风俗，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。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谢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（俞平伯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》）

这个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，表述得相当郑重，但历来的红学家都不曾留意。第一个留意这个芒种节的据笔者所知是周汝昌先生。他以他考证出来的“癸未说”定曹雪芹的卒年为乾隆二十八年（癸未）除夕，合公历1764年2月1日；他又据敦诚诗句中的“四十年华”说法上推，定曹雪芹的生年为雍正二年（甲辰），即公历1724年，初夏，据此写成他的《红楼梦新证》初版（棠棣出版社，1953年版）第五章《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》。这个年表的第13年，人世的雪芹13岁，据周先生说，也就是小说中宝玉的13岁（其实至少有两种古钞本中写的宝玉是15岁，本文作者认为15岁正确）。小说中写了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饯花神

的情节，而他查得殿版《三元甲子万年书》载有乾隆元年丙辰（1736年）：“四月小，二十六日庚寅，亥初一刻四分芒种。”这令周先生享受到“发现”的欣喜。他说：“日期如此相合，已属可骇！”但他明明见到时刻不对，小说中是未时，未时是下午一点至三点，正当艳阳高照，最宜户外活动的时刻。而周先生所查历书中的交节时刻是“亥初一刻四分芒种”，亥初是夜晚九点，再过一刻四分，入夜已久，还搞啥户外活动呢？周先生不能不作支吾语：

普通遇节气，无人细记时刻，只记日期。“未时”云者，乃雪芹随手拈来补足之语。

这不合逻辑。明明是白天的活动，“未时”当然比日期更易记。在周先生所作这一《红楼年表》中，被周先生夸作“正合”之处当然有；但“不合”之处也所在皆有，处处支吾其词，不仅颇遭学人诟病，恐怕周先生也不胜其烦，所以到周先生写《增订本红楼梦新证》时，就把《雪芹生卒》和《红楼纪历》分成两章了。不过周先生把小说中的第13年、宝玉的13岁和人世的曹雪芹之13岁，依然定位在乾隆元年，小说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依

然说成乾隆元年的芒种,而对时刻之不合仍旧支吾其辞,可谓基本论点未变。

笔者不敏,曾对此提出质疑《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初读质疑》,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《文学评论丛刊》第二辑,1979年2月第1版,有关芒种者见P352~353)并贡献我所取得的历法资料,有关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和未时芒种(据《同治万年书》,按日期和时刻分列):

芒种在四月二十六日的年份

1668年(康熙七年,戊申)

1687年(康熙二十六年,丁卯)

1706年(康熙四十五年,丙戌)

1725年(雍正三年,乙巳)

1736年(乾隆元年,丙辰)

1782年(乾隆四十七年,壬寅)

经与张培瑜《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》核对无误。

芒种在未时交节的年份

1673年(康熙十二年,癸丑)

1702年(康熙四十一年,壬午)

1706年(康熙四十五年,丙戌)

1710年(康熙四十九年,庚寅)

1731年(雍正九年,辛亥)

1739年(乾隆四年,己未)

1743年(乾隆八年,癸亥)

1747年(乾隆十二年,丁卯)

两相比对,一望而知,1706年(康熙四十五年,丙戌)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,与小说中的芒种日期、时刻一丝不错,全合!笔者在鄙文中发了一点议论:

此年正当雪芹“叔辈”青少年时代。“主叔说者”如何对待此条当作另论《新证》作者若曾见到此条且充分尊重“科学”,早该力主“叔说”。

说来令人气短,鄙文之刊布至今垂垂三十年,也不曾见周汝昌先生虚怀垂顾。当然,周先生有他自己的学术自由,应当受到我们尊重;奇怪的是众多的“主叔说者”虽然议论纷纷,却至今未见哪一位运用笔者所贡献的资料来加固“主叔说者”的立论基础。

笔者赞成“叔说”。自从吴世昌先生首先认识到裕瑞《枣窗闲笔》所提有关“红学”(和“曹学”)资料的重要性,正式伸张“叔说”以后,“叔说”得到不少红学爱好者的信服,至少取得了“姑备一说”的地位。吴先生主张小说中的贾宝玉并非曹雪芹自己,而是其“叔辈”某人。评书的脂砚斋也是一位“叔辈”,裕瑞并未说明这脂砚斋与书中宝玉同为雪芹“叔辈”而是一?是二?所以吴先生姑且认为是二。若依鄙见,这二位实是一人。书中“宝玉”在写成自传式的小说《石头记》之后,将这《石头记》作为素材交与曹雪芹,听雪芹批阅增删,纂目分回,写成正规的章回小说,他这位“叔辈”自称“脂砚斋”而转为评者。纯粹的评者有“畸笏叟”,他另有

化名曰“吴玉峰”(稍有猜谜常识者一猜便得),也是一位“叔辈”。自从《五庆堂曹氏宗谱》被发现之后,曹雪芹之为曹颀遗腹子,几乎无可置疑,谱中的曹天佑就是曹雪芹,那“叔辈·宝玉·脂砚斋综合体”自必是曹颀。连吴世昌先生也首先设想到曹颀而格于其他理由改拟“曹硕”——至今仍属虚拟。

“叔说”,或径名之曰“颀说”,至今也是悬案,详细考证当然一言难尽。能不能借小说中的神秘芒种,假定曹雪芹意在透露某种历史真实,作为考证之一助呢?笔者以为应当姑且一试。我们不妨假定小说中的贾宝玉是生活中的曹颀,曹颀在他15岁时,恰巧碰到一个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,也就是1706年(康熙四十五年,丙戌)的芒种,按实岁15岁,他该生于1691年(康熙三十年,辛未);按虚岁15岁,他该生于1692年(康熙三十一年,壬申)。姑定在虚岁,到1715年曹颀故世,曹颀接任江宁织造,他实岁应当23岁,虚岁应当24岁。这就不免令人犹豫了。曹颀于1715年上任视事,三月初七日有奏折:

……奴才谨于本月初六日上任接印视事,敬设香案,望阙叩头,恭谢天恩。窃念奴才包衣下贱,黄口无知……

都二十三、四岁了,怎能还说“黄口无知”?1718年(康熙五十七年,戊戌),曹颀该27岁了。这年六月二日,康熙帝在曹颀请安折后批云:

朕安。尔虽无知小孩,但所

关非细。念尔父出力年久,故特恩至此。虽不管地方之事,亦可以所闻大小事密密奏闻,是与非朕自有洞鉴,就是笑话也罢,叫老主子笑笑也好。

“老主子”把27岁的曹颀说成“无知小孩”,口气是不是太大?

我们很有幸,能找到曹颀的生年作为参照系。1983年11月24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一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满文档案史料,档案题目是《总管内务府为曹颀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》,具文时间为康熙二十九年(庚午,1690年)四月初四。其中有一条:

三格左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颀,情愿捐纳监生,二岁。

这就好了。按昔年习惯用虚岁。曹颀生于前一年即1689年(康熙二十八年,己巳)。曹颀卒于1715,虚岁27。曹颀于曹寅逝后继任江宁织造在1712年(康熙五十一年,壬辰),他此年虚岁24,与本文所拟曹颀继曹颀为织造恰恰在相同年纪。曹颀在当年九月初四日的奏折中自称“奴才年当弱冠”,次年(1713年,康熙五十二年,癸巳),又在正月初三的奏折中自称“窃奴才包衣下贱,年幼无知”。在昔年可靠资料不足的情况下,周汝昌先生按常情猜拟曹颀“应为十七、八岁”,今天看来就太儿戏了。我们现在不难设想,在老皇帝面前,24岁当织造的曹颀自称“年当弱冠”,到25岁还自称“年幼无知”,24岁当织造的曹颀自称“黄口无知”,老皇帝也称27岁的曹颀为“无知小孩”,直到雍正五年(丁未,

1727年。本年末，曹頔被罢官抄家），曹頔已36岁，两淮巡盐噶尔泰还在当年正月十八日奏雍正称曹頔“年少无才”（冯其庸：《曹李两家的败落和〈红楼梦〉的诞生》正文第19页和注36，转引自《红楼梦学刊》2007年第3期），都不必引起大惊小怪。须知当时织造尽管官阶不大，但势焰熏天，见了督抚这类老官僚也不过行“宾主之礼”，相比之下，24岁的“包衣”小奴才靠老皇帝“特恩”袭职的织造就真个只能算“黄口无知”了；哪怕他到了36岁，在新皇帝及其官僚徒党眼中也不可能有啥真正地位。

我们假设生活中的曹頔在他15岁时碰到1706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，这可谓合理假设，因而引出小说中的宝玉是以生活中的曹頔为原型的结论，不算过于离谱。而且还可进一步，这个“神秘芒种”，完全可能是曹頔本人的生庚八字，所以曹雪芹要在他的《红楼梦》中，或者甚至是曹頔要在他的《石头记》中，立意“逗漏”一下，立意考一考千秋而下的《红楼梦》读者——当然包括乾隆皇帝手下施张文网的鹰犬。遗憾的是《红楼梦》问世200多年来，几乎只有周汝昌先生一人贾勇应试。周先生囿于他的“雪芹自传说”，不惮花费毕生精力来“证实”这个假设。他近年已经猜到这个份儿上：小说中的贾宝玉生日是四月二十六，因为二十九回张道士对贾母说四月二十六他庙里做“遮天大王圣诞”（这“遮天大王”是宝玉绰号。笔者以为是张道士私下起的）是

为宝玉做生日，请宝玉逛庙，贾家推说宝玉不在家（其实他正在家里“饯花神”）。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这个猜法是对的。他又从而引申，生活中的曹雪芹生日也该是四月二十六日，他认为雪芹生于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甲辰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，但小孩生于闰月的，例以次年的“非闰月”的该日作为其终身的生日，到次年（雍正三年，1725年）四月二十六日，恰逢芒种，因此芒种对雪芹成了“象征性纪念日”，云云。笔者检对《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》，1725年确以四月二十六日为芒种，周先生的猜测也算相当精巧；至于交节时刻是否未时，周先生没说，笔者开列的八个芒种在未时交节的年份不见1725年，故而笔者敢于断言1706年刚刚出现一个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，到1725年再出现同样一个，其几率等于0，下文马上论到。

中国历法，一年分二十四节气，芒种为五月的“节气”，理论上居月首，但在四月下半月与五月上半月之间游动，每年芒种日期时刻各异，须历法家推算，一般人不看“皇历”无从知晓。粗略说来，每19年会遇到一次四月二十六日芒种，仿佛不太稀罕。未时是十二辰之一，未时芒种理论上平均每十二年必逢一次，仿佛也不太稀罕，但要逢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，粗略算来，要228年才有一次，而且它的分布疏密也无简单规律，其“蹊跷”较“十一月三十日冬至”（不计时辰）更为过之。光找到一个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并不难，从1668年经

1687年、1706年到1725年的4个芒种都只经过19年，19年在中国历法学上叫做一“章”，是交节日期重新会聚的较为常见的间隔（时辰有微差）。周先生撇开未时，专找四月二十六日芒种，全然离题，毫无意义。汝昌先生似乎不曾觉察，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可以属于曹雪芹，也可以属于曹頔，而四月二十六日“未时”芒种在这两人之间就只能专属曹頔。科学探索的结论常常追求唯一性，此例就是。曹雪芹透露的贾宝玉是一个十五岁过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的人，而不是他自己。雪芹若是曹頔遗腹子，他应生

于1715年（康熙十四年，乙未）旧历十月，头场雪已降，故字“雪”芹。人间曹雪芹的生日不会是芒种——“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”，芒种节怎会生个曹“雪”芹？

笔者不仅为周汝昌先生叹惋，也为我们“红学界”叹惋：对可能作为铁证的“时间坐标”如此轻忽，以致许多问题久悬难决，岂非憾事？我还要对乾隆皇帝的文网鹰犬嗤之以鼻，他们毫无科学侦缉本事，枉吃皇粮，眼睁睁放走了一个“利用小说反清”、罪证确凿的钦犯曹頔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）



## 文化学刊

□《文化学刊》以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、探索引导现代先进文化、构建和谐人文社会为宗旨，以创新、求是、争鸣、前沿为办刊理念。

□《文化学刊》装帧别具一格，古朴典雅而内容清新厚重。每期的头栏“文化评论”，关注重大或特别的文化问题。专辟“文化纵横”副刊板块，为学者提供自由轻松小憩的精神家园。

□《文化学刊》以文化为本，关注社会，关注历史亦关注现实，国内外公开发行，期待读者和作者的垂青和参与，欢迎订阅、邮购，欢迎来稿。

主管主办：辽宁社会科学院

社长兼总编辑：曲彦斌

国内统一刊号：CN21-1545/C

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 1673-7725

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86号

邮政编码：110031 电话兼传真：024-86113692

电子邮箱：whxkzz@126.com 邮发代号：8-231

### 2007年第6期要目

#### 文化视点

2007年：恢复高考30年（引言）

高考的缺陷 ..... 杨学为

恢复高考30年我之浅见 ..... 赵亮宏

难忘那一个冬天

——1977年参加高考小记 ..... 王秀杰

感恩恢复高考30年 ..... 金玉学

#### 学术论坛

麦积山石窟“申遗”初探 ..... 胡兆凡 孙 洋 弋慧莉

自我发展的人格心理学理论综述 ..... 秦宏大

东西方文化的奠基及其分野

——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比较研究 ..... 杨卫华

现代汉语词汇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 ..... 刁晏斌

#### 学术信息

民俗语言学走在发展与探索的大路上

——“语言与民俗”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..... 李 阳

#### 慈善文化论坛

元代义仓设立的时间与积谷方法考辨 ..... 黄鸿山

#### 法律文化

寻求法律的本土融贯性 ..... 杨知文 沈海凤

纠纷解决机理：中国与西方的初步比较 ..... 周 敏 王亚明

#### 传媒文化

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..... 张永欣

网络语言：异变的震颤与规范 ..... 于全有

#### 音乐文化

谭鑫培唱片《四郎探母》及其版本考评 ..... 王学仲

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大众音乐 ..... 蒋雪丽

发展二人转艺术的现实思考 ..... 张宇辉

向隅与东北鲁艺三团印象 ..... 胡天虹

#### 大学文化

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和当前的改革与创新 ..... 杨东平

#### 社会生活史

中国古代的鞋及其称谓 ..... 王功龙

#### 民俗学人类学

从汉语敬语看民俗文化 ..... 张殿典

东盟国家壮泰民族风俗习惯源流分析 ..... 吴若楠

#### 文化纵横

宋朝设考选奴才 ..... 王充闾

安园读书笔记（续五） ..... 彭定安